

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▶ 我國人文主義哲學思想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

doi:10.7013/CCTHCWHSNK.199712.0217

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, (1), 1997

作者/Author： 裘學賢

頁數/Page： 217-232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1997/12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<http://dx.doi.org/10.7013/CCTHCWHSNK.199712.0217>

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我國人文主義哲學思想及 其在教育上的意義

裘學賢

摘 要

本文旨在探討我國人文主義哲學思想，及剖析其在教育上的意義。本研究從人文主義哲學理論基礎、與對教育的啓示兩層面同時著手，以求正確了解人文主義哲學的理論與實際，期能爲目前人文教育盡一分心力。

踏著前人的研究成果，筆者首先界定人文主義的意涵；再循中國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脈絡，找出人文主義形成的歷史動因及特徵；進而研究者從人文教育的觀點，看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哲學意義、及其在教育上的啓示，以見我國教育發展和人文進步的形跡；最後，提出本文的結語。

壹、緒言

我國的教育，不論是教育的理論或實際，均深受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。追溯人文主義一詞的釋義，在《周易賁卦彖傳》係最早提到「人文」二字，「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」又曰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」

唐孔穎達疏曰：「言聖人觀察人文，則詩書禮樂之謂，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。」後漢書公孫瓚傳論有曰：「舍諸天運，徵乎人文。」唐李賢注曰：「人文猶人事也。」因此，我國人文主義哲學思想，其與作為一個「全人」的教育有著密切關係，值得筆者深入探討。

人之能立，必有其本，人文主義的哲學素養即為立人之本也。《國語周語》有云：「言敬必及天，言忠必及意，言信必及身，言仁必及人，言義必及利，言智必及事，言勇必及制，言教必及辯，言孝必及神，言惠必及和，言讓必及敵。……敬，文之恭也。忠，文之實也。信，文之孚也。仁，文之愛也。義，文之制也。智，文之興也。勇，文之帥也。教，文之施也。孝，文之本也。惠，文之慈也。讓，文之材也。」中華文化的人文道統，明白地將人內心德性，直接表現在文化生活之中，是人文教育之本源。（註一）

在西方的「人文主義」(humanism)一詞，其字源義之歷史發展，英文“humanism”係源於古拉丁文「休曼尼塔斯」(humanitas)，而古拉丁文「休曼尼塔斯」和古希臘文「派代亞」(Paideia)意涵一致。「派代亞」一詞，其字源來自古希臘字Pais和Paidia；Pais是指「兒童」，Paidia義為「兒童的遊戲、玩耍、運動、及養育」。派代亞與表示教育的另一詞“Agoge”相對稱。後者指的是約束、管教、以及指引，正與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含義相當。古希臘時代派代亞強調人文陶冶、調和身心平衡發展，其主旨在藉人文學科培養文雅的自由公民，陶冶人類天賦中的高級力量，使個體追求理性的生活。廣義言之，人文主義是所有人類皆應學習與具備的一種共同性、普通性的哲學信念。人文主義是人文教育的精神所在，人文教育旨在教人成人，所謂「人而無忝於為人」，能作一個理想的人。使每個人從生物的個體，能蛻變成爲一個文雅的人。（

註一：林尹：《中國學術思想大綱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64；又唐君毅：〈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〉，見《唐君毅全集》，卷六，1~85頁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民72。

註二)

人文思想是發自於人，而其對象亦是人、或是屬於人的東西。「人文」係關於詩書禮樂的文化內涵，即人類為充實生活，所創造與表現出的文化產物、及文物制度。因此，「人文」往往經由人的道德品質和才智作用，具體地表現出「行為品質」、或「生活改善」。

縱觀人類的歷史發展，其中人文思想不斷以新形態出現，與所謂的反人文思想相對抗。在這種人文思想的發展過程中，往往顯現出對人文精神之嚮往，這種嚮往的人文精神，就形成了人文主義的思想。本研究所提出的人文主義，是指對人類能達到極致的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深具信心。其內涵以下述規準為本：尊重作為一個人的人格與尊嚴，把人當做完整的個體看待。因而人文主義成為建立人之所以為人之道，是陶冶人性的基本信念，使一個人更接近社會期許的完美人格，以及讓人的功能充分發揮，更能表現出人的價值。

故人文主義的思想本源，係本諸人性、人倫、人道、人格、人的文化及其歷史的存在，給予正面肯定與尊重，而與人以外所經驗的理解對象、或是一般個體理解所不及的超越存在有所區隔。然而，其與抹殺人性；或是使人等同於人以外的自然、生物、抽象的數理關係，是彼此相互對立的思想主張。（註三）

貳、我國人文主義思想溯源

文學家、史學家、及社會學家，曾經對人文主義作過許多深入的研究，本文則是從人文教育的立場，看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哲學意義、及其在教育上的啟示，以見我國教育發展和人文進步的形跡。

註 二：裘學賢：《國民中學人文教育課程之研究》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，未出版，民83。

註 三：郭為藩：〈當代人文教育的理念〉，見《人文主義的教育信念》（第三版），台北，五南，民81；又賈馥茗：《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》，台北，五南，民81。

一、人文心理的情感

我國人文主義思想，具體表現在先民「人本身」的心理反映上，即是由歌而成的詩。《尚書舜典》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，八音克協。」個人用詩歌來表現自我，內心的志向會用語言表現出來，所謂：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」。

先民藉詩歌表達民意，《尚書大禹謨》：「水火金木土穀、惟修。正德利用厚生、惟和。九功惟敘，九敘惟歌。……」因此，情感表意的詩歌除了是一種表達方式，亦是文學、音樂、及民意的融合，成爲以人文主義爲本，而建構了政治「民主」之上的人文表現。（註四）

《荀子正名篇》：「性之好、惡、喜、怒、哀、樂謂之情」。又《禮記樂記篇》：「夫樂者，樂也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」。先哲重視情感調適的適中，夫情也者，貴合於中，而不可以過。否則，失其常者矣。（註五）

二、宗教意識人文化

我國最早的宗教意識，見於《虞書舜典》：「肆類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遍于群神」。早期先民以祭祀祈福、謝恩、與避禍，他們相信，人死後可與上帝同在。所謂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」。當時，宗教意識係已人文化，成爲以祖先崇拜爲宗教生活的核心。祖先帶有神的性質，一方面是人間世的主宰，一方面與上帝保持密切關係。「夏尚忠，殷尚質，周尚文」。周而後有禮樂之盛，歷史文獻考証發現，中國早期殷人尚鬼而不重人事，直至周朝，才逐漸從信奉神明而轉移到人自身行爲的戒慎恐懼。所謂：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」。

周文王之諡爲「文王」，所謂公羊家之說：「人統之正，託始文王」。周

註四：清雍正敕編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台北，文星書店；又賈馥茗：〈我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（三）〉，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，第30輯，民77。

註五：清王先謙：《荀子集解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；又清孫希旦：《禮記集解》，台北，蘭臺書局。

公制禮作樂，實用器物乃益化爲禮器、樂器，亦使得原先宗教祭祀中的禮樂儀式和人倫關係的行爲法則相結合，禮樂更重在通倫理，成就人與人間之秩序與和諧，器物之聲音顏色成爲表現人之情意、德性之具，其後器物之世界，乃益有其審美的人文意義。從上可見，我國古人之宗教意識係與政治意識、道德意識相容攝而難分，宗教意識即隸屬於整體的人文思想之中。（註六）

三、以人為尊

我國的人文主義哲學思想，向來本著以人爲本、以人爲尊，《說文》所謂：「人，天地之性最貴者也。」中華文化開創了獨特的人文道統，以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。周公重視作爲一個人該有的文化素養，吾人才不致被髮左衽。孔子重視人之所以成爲一個人的內在德性，建立屬於個人的人格之德性世界。孟子重人，乃重德性所本之心性。漢代人重爲人的厚重、樸實、博大、敦篤，人的尊貴在於負載歷史的使命，能尊天崇聖，通經致用。魏晉六朝重人情感之自然表現，尚自然、尚無爲、尚放任、尚自得、及尚適性。（註七）

因此，據筆者的分析，我國的「人文主義」哲學，主要是以「人」和「人類文化」爲中心的新世界觀，此正與以神爲中心、或是以物爲中心的世界觀相對立。在教育上即是以「人」爲中心的教育。這種以「人」爲中心的教育，是指以人類的利益、價值與尊嚴高於一切，教育上的活動和追求，皆當以作爲一個「人」的旨趣爲依歸。人文主義哲學的信念，係強調全人的發展，人只能作爲目的看待，而不能被當成工具或手段。

參、我國人文主義思想的特徵

註六：韋政通：《傳統的更新》，台北，大林出版社，民70；又唐君毅：〈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〉，見《唐君毅全集》，卷六，1~85頁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民72。

註七：宋朱熹：《四書集注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；王熙元：《論語通釋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70；又陳立夫：《四書道貫》，台北，世界書局，民69。

一、憂患意識的興起

我國的先民，從周朝文獻可看出，已充分具有憂患意識，《易繫辭》有云：「聖人設卦觀象。」又曰：「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；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；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；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」其中隱涵的憂患意識，係先民對事務發生責任感，具有負責態度之起始，亦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作為人地自覺的表現。（註八）

周朝開始，由於憂患意識的萌現，人對神的仰賴態度，轉而成為對自己行為的戒慎恐懼，所謂「敬」、「敬德」、「明德」等人文觀念。這可經由歷史文獻考証看出，中國早期殷人尚鬼而不重人事，直至周朝，才逐漸從信奉神明而轉移到人自身行為的戒慎恐懼。周人建立了「敬德」、「明德」的觀念世界，周公制禮作樂，使得原先宗教祭祀中的禮樂儀式和人倫關係的行為法則相結合，以作為照察、指導作為人的行為之依據。這種進化，使得先民在制度上作了大革進，把承繼於過去的宗教信仰，給予以本質的轉化，從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。這正是我國人文精神的根柢，以「敬」為動力，而興起以道德性格為本的人文主義道統。（註九）

至聖先師孔子常懷憂患意識，讚顏淵說：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」孔子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。顏淵則一簞食一瓢飲，居陋巷。其生活現況儘管如此，仍憂國憂民。宋代大儒范仲淹，自為秀才時，即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仲淹幼苦，斷齏畫粥，猶能不以為憂，而憂及他人。先哲教人所憂所患，不在己而在人，不在當前而在將來。

晚清曾國藩原才篇：「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。」風俗厚則人才出，風俗薄則人才滅。所謂厚者，即在身居安樂中，仍能不忘憂患。（

註八：宋朱熹：《周易本義》，台北，啓明書局。

註九：賈馥茗：〈我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(-)〉，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，第28輯，民75。

註一〇)

二、天人合德

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思想，是儒家哲學的基本信念之一。人經由心性「仁」、與「義」的實踐，依循天道的準則，以天性的愛與方正的作為，步步開拓，就可達到天人合一。

《易經乾卦》：「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」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是「天地之道」的完成。《國語·越語》：「天因人，聖人因天。人自生之，天地形之，聖人因而成之」。「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，然後乃可以成功」。《禮記·經解篇》：「天子者與天地參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制萬物」。天地創生萬物，人也可以創造，人也能完成人道。人道表現在利用各種天然資源，創造發明成器物或工具；其次，創造出自然中所無的，例如人文的典章制度、文學、藝術……等文化。並且，萬物莫不有情，因為有情而相互感應，相互感應而能和諧。天人合德乃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，藉由天人合德，使得萬物和諧的太和世界得以實現。

王陽明：「人者，天地萬物之心也。心者，天地萬物之主也。心即天，言心，則天地萬物皆舉矣」。把人的功能與天合一，人的地位和價值就與天齊一，從這種觀點看天、人間的關係，係我國人文主義思想的卓見。（註一一）

三、以生生不息為本的形而上學

我國人文主義哲學思想，關於超感覺的、經驗以外的形而上學思維，在易經文字中已有具體呈顯。易經用兩個抽象符號“一”和“—”代表陰和陽，陰象地；陽象天、或日，藉此二象徵性的抽象符號，推衍萬物化生的意義和道理。

《周易彖傳》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，乃統天。雲行雨施，品物流行，

註一〇：錢穆：〈論當前國人之憂患意識〉，見錢穆等著，《傳統與現實》，台北：幼獅，民74。

註一一：韋政通：《中國哲學辭典》，台北，大林出版社；又唐君毅：〈中國哲學中天人關係論之演變〉，見《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》，台北，正中書局，民32。

大明終始，六位時成……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；保合太和，乃利貞」。「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，坤厚載物，德合無疆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」。因此，先哲一本乾坤二元，體會出二元交會結合，才能生成萬物，生生不息，而進步不已的人文哲理。（註一二）

四、以效法天地為本的人道觀

先人往往效法天地，《周易繫辭》：「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」。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」。

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人文教育本質，本諸人的可教育性、人對教育的需要性，強調人具有接受教育的本質與潛力；而且人必須受過一種合適的教育之後，才能成為一個人。在我國先哲的人文主義思想，如《易經乾卦》：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厲無咎」。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然不息」。中庸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」。儒家孔子：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仁者人也」，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。中國文化特別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，與稟具仁的德性，「君子的理想」為其樞紐的觀念。

因此，經由效法天地為本的人道觀，得知做人的基本責任。一者是對自己負責，提昇自己的行為德行；一者是對別人負責，要引領別人進入德行之境；一者是對自然負責，也就是對天地萬物負責，以促進自然界的和諧與進步。從修己成為「君子」始，才符合做一個人的條件；治人則必須先成為「君子」，君子乃成為理想人格的通稱。（註一三）

註一二：林尹：《中國學術思想大綱》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民64；又賈馥茗：〈我國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（二）〉，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，第29輯，民76。

註一三：王文俊：《人文主義與教育》，台北，五南，民72；余英時：〈儒家君子的理想〉，見余英時：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，台北，聯經，民76。

肆、我國人文主義思想在教育上的意義

本研究所探討的人文教育，不是僅侷限於人文學科的教學，而是以人文主義理念為本的教育。人文學科只是人文教育的手段，不是人文教育的目標。事實上，我國人文教育活動的發展，就是具體的人文教育史。

先秦儒家人文教育思想，見諸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與中庸。論語與孟子記載孔孟的人文思想與學說；大學首章揭示的「三綱領與八條目」；中庸所言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抒發了人文教育的意義與價值，是開創先秦人文教育的典範。（註一四）

儒家人文教育的基本看法在於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」，首先，志於道的「道」是指個人的生活道理和民族共同的文化理想及方向。子曰：「人能弘道」，人文之道有賴人來宏揚，人文之道亦是民族文化所應發展的方向，它是人格理想與人生抱負勾畫出一幅完整的藍圖；其次，據於德是修己與治人的「君子之理想」，孔子主張以德來肯定人的價值，來建立新的社會標準。）儒學就是君子成德的人文之學，涉及人性本質、人倫關係、心性修養、與知識追求。君子須「見道」、「聞道」、「悟道」、以及「修道」，進而修己以安百姓，建立起人倫道德的秩序；再次，依於仁是指把仁的精神注入人文教育之中，人文教育的本質在於行「仁道」。仁者，成其為人也，蔡元培詮釋仁為「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」，以人文陶冶，從人性出發，達到人格完成的人文理想之教育；最後，游於藝是指浸潤涵養於人文陶冶的內容之中，涵泳於人文教化之境，其與古希臘派代亞的主張若合符節，完成人格而成為仁人君子。（註一五）

註一四：田培林：《教育與文化》，台北，五南，民77。

註一五：謝扶雅：《人格教育》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民61；又余英時：〈儒家君子的理想〉，見余英時：《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》，台北，聯經，民76。

孟子的人文思想主要在於從人的自覺，而建立「人的心性之世界」，他反對墨子忽視人文禮樂與孝弟的重要，以及反對墨子的實利主義，凡事以利害為是非善惡之判準。孟子之所以能作如此主張，在於他肯定心性之善，禮樂人文乃人心性與人情的自然表現，而非強求所致。人性之仁愛有其次序，必由近及遠。人性是天所賦予我者，盡心知性則知天。人若能將本性中的善端「仁義禮智」擴而充之，人人皆可為善，人人皆可為堯舜。所以，人文價值，和人內心之德性，建立了一先天純內在的人性基礎。

荀子人文思想的重點本於「禮制」，人文教育主張道德教育與人格教育，即道德人文教化的政治整體觀念，或人文世界的結構。所謂「德操」的養成，即禮制的實效在於樹立人文世界，以禮義法貫徹倫理，藉以使自然的天地與自然的人性條理化。所謂「天地生君子，君子理天地」，進而「自然之世界為人文之世界所主宰」。因此，禮樂中之和序即天地萬物之和序，人文世界中的概念可用以說明天地的價值意義。荀子人文教育的實施，具體表現於其勸學篇，「學惡乎死，惡乎終，曰，其數則始乎誦經，終乎讀禮，其義則始乎為士，終乎為聖人……，若其義則不可稍與舍也。為之，人也。舍之，禽獸也。」另外，他重視師生關係的人文教化，在儒效篇：「人無師法而知則必為盜，勇則必為賊，云能則必為亂，察則必為怪，辯則必為誕。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，勇則速威，云能則速成，察則速盡，辯則速論。故有師法者，人之大定也，無師法者，人之大殃也。」（註一六）

漢代至武帝信董仲舒言，罷黜百家，表彰六經，經學便支配了漢代士人的思想。六經為教育之主要科目，其與基督教規定應讀聖經之義正復相同。然淮南王、王充等少數人文學者，終能不全受經學支配，而跳出經學的圈套。淮南王以人性為善，「性者所受於天也」，「清淨恬愉，人之性也」，又曰：「率

註一六：陳東原：《中國教育史》，台北，商務書局，民69；又余書麟：《中國教育史》，台北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，民59。

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；性失而後貴仁，道失然後貴義」。此實與盧梭自然主義，「上帝創造萬物皆使爲善」同義。王充則批評漢人一切陰陽五行、天人感應之說，以懷疑批判的精神，清理牽強比附與迷信的邪說。另外，漢代重要的人文精神在求通古今之變的歷史意識之覺醒，人文的歷史精神在於從「現在」以反溯過去而了解過去，懷抱回顧的反省意識是歷史精神的本質。例如司馬遷作史記，讓中國的過去復活於後代讀者的心靈之前，從回顧過去、重述過去、而緬懷過去，期能不忘本。漢人思想厚重、樸實、敦篤，人文精神在於負載歷史，通經致用，人文學者背負時代使命，可謂任重道遠，對天下國家負大我之責。（註一七）

魏晉時代因社會變動，導致人心思想趨於消極，其爲過渡時代的特性，人文精神在打破前一時代傳統之束縛，脫離中國道統，而走上厭世及佛道之虛玄。人文思想蛻變成重情感之自然生活，是屬於尚自然、尚適性、及尚自得的人文真心真性。人的精神表現在卸掉責任感之後，人的性靈變爲更輕靈、開朗、清新、飄逸，重視人的情性優游於自然界與人間世。

宋明理學的人文精神在於重視人「心性」的修養，共同理念是人人可學聖人，聖人可與天合德，在太極之外再立一個人極，重視作人，作一頂天立地的人之人文教育，如周濂溪「通書」中提出，「懲忿窒慾」、「改過遷善」的精神。程明道教人需懂得仁的道理，仁乃是一種創造出來的價值，並不是天生的事實，所以在教育方法上，他注重人事，不管天命。若言命，即等於決定論，也就否定了教育的價值。言人事，則相信自由創造的力量，也就相信教育的功用，所以他提出四「定」：天地之定，「天地之常，心普萬物而無心」；聖人之定，「聖人之常，情順萬物而無情」；君子之定，「君子之學，廓然大公，物來順應」；以及常人之定，「怒時，遽忘其怒，而觀理之是非」。程伊川的

註一七：梁瓏常：〈什麼是人文教育〉，中國語文，卷七十五，第四期，86～88頁；同註一六。

人文理念在於教人用主敬、窮理的工夫去學作聖人，他提出「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」，於誠之外，重視「敬」的功夫。並且，伊川看重知識的價值，認定知識與道德合一，知識是「開始」，道德是「終結」；朱子一生，「居敬以窮其理，反躬以踐其實」，其白鹿洞書院的教育，可謂其實踐人文教育的註腳：如「五教之目」、「爲學之序」、「修身之要」、「處世之要」、以及「接物之要」；陸象山教人，不過存心、養性、求放心。此乃爲學之功，進德之地。誠如田培林先生所言：「宋代理學家的思想傾向，幾乎全是人文主義的，看不出一點實利主義的色彩」。明代勢力最大的學派是王學，創立者王陽明重視教育工作，曾提出：「無善無惡心之體；有善有惡意之動；知善知惡爲良知；爲善去惡是格物。」強調意志表現爲行爲的時候，就發生價值問題，也就是能夠作善惡的批評，而爲善去惡。（註一八）

清代發展出獨特之人文意識，在於重考証、訓詁……等古代文獻之整理。人文學者依於文物、文字之研究，重構已往人文世界之架構，而圖國家治平之用。清代重視作爲一個人的生活世界，強調的是民生日用與現實社會，從感覺經驗中把握實際，成爲堅持實事求是精神的人文主義。另外，一些具有人文風範的學者，如孫奇逢的人格教育，曾言：「古人讀書，取科第猶第二事，全爲明道理，做好人。」明道理、做好人這是一種很正確的人文教育理想，跳脫科舉制度功利主義的窠穴。而顧炎武「博學於文」、「行己有恥」亦是。據此，縱觀數千年來，中國人文教育思想始終綿延不斷，成爲立國之本。（註一九）

總括言之，我國教育思想的核心，始終是在儒家人文主義的影響籠罩之下。人文教育的實施主要是以道德教育爲中心的人格教育，中國學術思想的主要對象，永遠是和「人」有關的問題，人文教育的本質在於秉持一貫的人文精神，「明德」、「新民」、以及「止於至善」的人文教育目的。由人性本質的確

註一八：田培林：《教育史》，台北，正中書局，民63。

註一九：任時先：《中國教育思想史》，台北，商務書局，民53。

認，進而建立良好的人倫道德規範，「化民成俗」、「克己復禮」的人文陶冶，一方面注重身心的修養與進德修業，一方面也致力於知識的追求，兩者兼顧。至於人文教育的實踐，唐書·裴行儉傳曰：「士之致遠，先器識，後文藝。」我國傳統知識分子「士」的精神、以及作為「士」的器局與識見，皆是中國人文教育重視人的本質和人的關係之具體寫照。而儒家一貫是從最根本的「修己」做起，以作「君子」為目的，先達成小我的人格理想，再藉由「人師」教化的引導，與重視「善群」精神的生活教育之結合，除了「人與己」關係外，兼顧「人與人」、「人與物」、甚至「人與道」的多元關係，此乃中華文化最重要的人文思想的內涵。

伍、結語

西方早在十二、三世紀，當時學風就充滿了實利傾向，其時的學生熱衷於七藝中的邏輯學習，然而目的並不在於人文素養的培養，而是為了謀求更好的生活。當時的學者也提出呼籲，他們認為文雅教育是應教導學生擺脫一切影響到智慧、或是與智慧不相容的掛慮，以使人免於物慾的束縛，使人的心靈能更自在與自由。在我國的教育史上，人文主義的哲學思潮一直是儒家的教育核心，受到一般士人的重視。

從前文發現，人文主義哲學所探討的主題，不外涵括四個面向的生活方式，人與自己、人與人（社會）、人與物（含自然與環境）、以及人與精神（含價值、天、道）。本研究從人文主義哲學在教育上的啟示，以四大範疇之具體內涵，建構一個統合的架構，作為本文的結語。

在人與自己的領域，希哲蘇格拉底認為，人世間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「知道你自己」(know thyself)，所有問題先從自己開始。人與自己的關係是「自我心理學」探討的重要內涵，從「自我評價」、「自重感」、「自我期望」、

以及「自我觀念」等問題的探討，來認識自我與了解人的內心世界，成為人文教育根本的範疇之一。藉由「自我」的教育與認識自我的課程，培養學生健全的自我觀念，是人文主義教育運動的重要目標。

具體言之，吾人應重視：認識自己，注意自己目前的能力、身分、角色等現況；個人本身應培養的良好生活習慣；以及正確的自我態度，如積極地肯定自己、讚許自己各方面的表現；能接受自己性向、能力、興趣、生理狀況限制、和優缺點；及不時地自我反省，能明辨是非，效法典範。

在人與人（含社會）的領域，主要係探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，其間相處關係的交互作用歷程與情況，其中包括對他人的覺識、評價、了解、與反應等行為態度與概念；對社會組織或文化制度的規範之遵守與認同的適應。人與人的和諧關係是道德的基礎，而社會適應係人在社會中維持協調的互動關係。在對人的世界，人文教育重視絜矩之道，要求愛人如己，推己及人的社會關懷。

具體言之，人文教育藉著人與人的關係，或人在社會中的存在，使個體肯定其自我（特別是社會我的部分）。人是社會的動物，人須拓展其生命於社會的平面之中，透過與他人人際關係的建立而擴大自我的範圍，同時獲得歸屬感與自重感，此乃培養情性所必須的基本心理需要。人文教育亦重視引導學生參與社會生活，其中培養民主的風度與具備法治精神是最受關注的。團體規約與公共秩序的行為規範，是作為一個社會人所必需的教育。

在人與物（含自然或環境）的領域，主要在探討人與其生活環境或環境中的事物，其間相互關係應具備的理念及態度行為。人文學者弗洛姆在「擁有或存有？」（To Have or to Be?）一書重要論點之一，人文精神在於以「存有」的心態來作為對待客觀世界「物」的態度，即老子道德經所提示：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」的器量。然而，當前社會卻充斥「擁有」的心態，往往是想控制或佔有一切存在於客觀世界中的「物」，這種思考模式成為人與物之間關係發生危機的根源所在。

具體言之，人與自然、環境的關係，主要在於人對生態學上自然、環境的利用與保護兩方面，其際蘊涵了「生態倫理」的概念。除了能具有「萬物並育」的襟懷外，養成學生「惜物」、「愛物」、與「節用」的習慣；讓他們了解「我們只有一個地球」的觀念；以及面對問題時能把握其人文意義，皆是人文精神教育的重要內涵。

在人與精神（含價值界或天、道）的領域，係指人對精神世界的信念、承諾、或價值觀的範疇，其中包括道德、責任、善惡、審美、榮譽、功利、及信仰等諸人文價值，其為指引行為之導向。

具體言之，人與精神層次應保持統整的和諧關係，使個人能圓融地適應其精神生活，個人藉此種心理適應，調適其自我在價值界的存在，而能提昇自己的地位與天地之精神相往來。經由人良知的醒覺，能有意識、有目的地實踐自我行動，人不朽的生命價值，表現在把自己刹那的生命融入歷史文化的源流之中。如此，使得人原本在有限的時空存在中，平凡的人生因意義與價值的填充，而超越自身有限的存在，仍可表現出不平凡的作為。

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陶冶，是涵育人文素養與提昇精神生活的重要內涵。精神世界的豁達有賴於提昇個人對文化與歷史傳統欣賞的能力、培養其尊重文化與歷史傳統，因而能對本國文化與歷史傳統具有起碼的了解，進而對外國文化價值能有適度的尊重。人文教育重視文化素養的陶冶，從中培養學生能體悟人類重要的精神心靈生活，肯定個體的存在與生命的意義，終能完成了自我和人格的塑造。

回顧人文主義的歷史根柢，人的自由性是最被強調的。其後人文學者多本於存在主義哲學而主張，人的自由性存在於選擇的自由，經由人自己自由的選擇，塑造其自身。此蘊涵人性的發展潛能，人毋須依存於超自然的實體上，而且人的發展有其各種可能性、多樣性，這些可能性也不是預先就被擬定好的。所以，人文教育反對他律的教條，較傾向於尊重個性。然而，個人需要的滿足

亦應對社會具有意義，人文教育的社會理想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需求的協調，人文教育的要點之一在維持個人與外界的和諧關係。所以物欲的適當自制，絜矩之道的踐行以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，而民胞物與的社會意識、天人合一的胸襟、和繼往開來的志節，皆為當前人文教育的重要教學目標。